

# 母亲的石头饼

□赵小强

只是从河滩捡回来的小石子,家里小麦磨成的面粉,和上自家磨制的葵花油,配上拧碎的熟芝麻粉与少许食盐……经过少许工序,就有香酥脆滑的石头饼出炉了。

这是中秋节前,家乡人都要制作的“月饼”,轮流给亲朋好友送去,分享不同的口味。在最初的记忆里,这种圆圆的,好似一轮月亮的面食,靠着被烧热的石子,逐渐变得酥软、金黄,直至发脆,那些石子在饼子上印出的花纹,深深烙在上面,很别致。满屋满院都是五谷的清香。

母亲是做石头饼的好手,家里有自备的工具。邻居们想改善一下伙食,都会来我家,邀请母亲一起来做。放学回家,远远听见石子碰石子的哗啦啦声响,就会心中暗喜:又能大饱口福了!母亲很慷慨地拿出自家的花生、芝麻,帮着邻居做馅,并擀成圆形。其间,熟练地往锅里添柴,翻石子;及时把饼子贴到石子上,摊平。一系列的动作,母亲做得顺顺当当。把握好火候,把一锅六七个做熟的饼子,小心夹出来,放置到预备好的筐篮里。接着开始第二轮的加工……

小时候喜欢吃甜馅的石头饼,黄灿灿的,香喷喷的,尤其是刚出炉的。那种酥软的美味,让人百吃不厌。有时剩下了小面团,母亲会做成比月饼稍大点的

石头饼,让我上学时带上。那时,上学能带上母亲烙制的石头饼,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会分出一小块给他们,看大家吃得有滋有味,自己心里也是满满的快乐。

以后离家求学,临行之前,母亲会亲手做些石头饼,备作干粮。母亲往往提前准备好作料,把面发好,其余的顺理成章。以前把母亲做石头饼看做一种享受。直到有一天,和母亲一起动手,才感觉完全不是那样。最难以忍受的是烟火的炙烤、熏燎,有时让人难以睁眼,或者泪水直流。真不知道,母亲在做石头饼时,是怎样忍受这些的,而且还能把一个个石头饼做成美味。

母亲脾性好,做饭时总是和蔼地笑着,哪怕烟熏火燎,哪怕冰锅冷灶,总能为我们做出不同风味的饭菜。想起来,有时对粗茶淡饭的抱怨,实在是对老人家的不敬。母亲一腔爱心做出的食物,最有家的味道。

有一年在外打工,好多天没有胃口,饿极了,都是泡方便面充饥。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就托村人给我捎来了一小袋石头饼,甜馅的,很有童年的滋味。她说过,石头饼耐储存、养胃,而且可以当零食吃。

现在超市里也有卖石头饼的,薄脆酥香,玲珑剔透;街巷里也有加工的,绵软香甜……无论哪一种,都难以与母亲做的石头饼相比,那是醇厚的乡土精华,那是浓浓的爱意,那是烙印在骨骼里的亲情,凝聚在一起的人间美味!

# 金秋田野晒谷忙

□周康平

稻谷黄,秋收忙。我们村的土壤很是适合稻谷生长。

我们的村子在山坡之上。稻谷黄了的时节,站在山坡,一眼望去,透视的效果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绵延而去的美景。耀眼的金黄色彩涌着风吹稻香的气息,把人心弦拨起。这时,村民们的心,既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欢喜,也有一身焦虑是叹息:没日没夜从稻田抢收回来的稻谷,一袋一袋地堆放在堂屋中,摆在屋檐下,那滋味真是让人欢喜让人愁。

这种尴尬的状态,曾有一段时间,急得父亲直搓手跺脚。可这,怨得了谁呢,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满是山坡的庄稼人,难找出一块像模像样的平地也不是我们的错。村子里唯一的那块人工开挖出来的平地,在村子的半山之腰,那是村子里的晒坝,长约十五六米,宽不过七八米。如果不是为了抢时间,村子的人倒也不会那么心生焦急。

父亲说,我们人可以不急,麻袋里的稻谷能不急吗。收割的得尽快晒干,捂在口袋里会发潮生霉。

# 难忘儿时“小剧场”

□饶哲生

20世纪70年代末,阮大哥在湾里第一个买黑白电视机。为团结乡邻,他常在夏天播放武打片给乡邻们看。那时,正逢改革开放,香港和内地互通有无,大陆不断从香港引进《霍元甲》《陈真》《霍东阁》《射雕英雄传》等港片,内地中国文化市场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接触到那些活泼欢快的新鲜剧目,乡亲们的文化味蕾和精神细胞一下子被激活了。渐渐地,去阮哥家看电视,成了人们饭后消暑的最佳消遣。

看电视时,叔叔伯伯们积极点蚊香灭蚊,大妈大婶们轮番为小侄和大人扇风,让我们体验“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滋味。为了赶农活,隔壁的文哥还经常将白天收割的黄豆拿到“小剧场”剥壳,邻居们并不嫌弃,还乐此不疲地帮忙。

黄金档时间到了,乡亲们个个睁着大大的圆眼,

村子的那块晒坝,相对于村民们收获的稻谷来说,很难满足村民们的晒谷需求,家家户户只能排队晒谷。一脸愁云的父亲说,等排到我们家,得到啥时候呀?我们不能那样死等,得抓紧这晴天。父亲这话的深层含义是指晒稻谷的这些天,不是每天都有太阳天,还有神出鬼没的阴雨天。所以,每个晴天都是晒谷不可错过的大好时机。父亲瞪着眼,果断地说,我们到田里去晒稻谷。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也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我们几个小孩背着几卷篾竹晒席,扛着竹筐,父母和大哥他们则背起麻袋里的稻谷,一大早就来到几块收割后的田地里,垫上两层稻草,晒席铺在上面,将麻袋里的稻谷哗啦啦地倒在晒席上,用竹筐将稻谷筛匀。强烈的太阳照射在晒席上,黄灿灿的稻谷发出一片耀眼金光。最累的是父母他们,几千斤稻谷他们每天得背进背出。最快乐的是我们这些小孩,戴着草帽,躲在田坎的树荫下,守望着晒席上的稻谷,不时吆喝起嗓门,挥起竹竿,把伺机“行窃”的麻雀驱赶。田野晒谷,晒的不仅是我家颗粒饱满的希望,更是我们一家人对明天生活的热切向往。

聚精会神地看霍元甲办精武馆、瞅陈真用霍家拳攻敌。大家被电视剧中的精彩打斗场面和那些真挚朴实的爱国情怀深深吸引。他们时不时跟剧中的人物一起笑,一起伤心落泪,一起咬牙切齿,毫不矜持地宣泄着各自的情感。

电视广告间隙,大人们会不时说些冷笑话、聊聊周边的新鲜事。小孩们更是耐不住寂寞,用稚嫩的嗓音频频唱儿歌,或围“小剧场”来回追逐、嬉闹。整个晚上,人们既享受了劳作后的清凉,又收获了免费的欢乐,个中韵味韵味绵长。阮哥家方寸荧屏不仅让乡邻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家的小剧场,也让我见证了乡邻们勤劳肯干、团结互助的美好品质,和浓浓的爱国情怀。岁月更迭,儿时的光景一去不复返,但小时候蹭电视的快乐时光早已如邮戳烙印在我心间。真想回到儿时夏日时光,再次感受曾经的温馨与感动……

# 爷爷的暖心竹编



□汪小科

爷爷曾是个篾匠,从我记事起,就看着一根根篾条在他的指尖飞舞,一会儿的时间,精美别致的竹编制品就逐渐成形了。爷爷的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爷爷编织竹编制品的身影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小时候的家中,随处可见爷爷编制的各种竹工艺品,如米箩、竹篮、簸箕等。到了赶集的日子,爷爷就会挑着这些竹编去集市上卖。爷爷编制的物件样样精致,所以常引来很多客人的光顾。有的熟客还夸赞道:“如此细腻的手艺,只有心灵手巧的人才能做到!”爷爷听了总会喜上眉梢,回到家后编织得更卖力了。

在爷爷的那个年代,篾匠手艺很吃香。编好的小物件不仅挑到集市上能卖钱,有时街坊四邻来家里串门,看爷爷编的东西美观又实用,也会顺便买走几个。父母因工作忙而疏于照顾我,爷爷就用他那双粗糙而灵巧的手为我编织出美好的童年生活,营造出丰富的精神世界。

小时候,爷爷用蔑竹为我编织了很多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小动物,如青蛙、蚂蚱、小马等。临睡前,我总会把它们放在床头,让它们陪我入梦。爷爷还用卖竹编挣来的钱为我买很多的小人书。如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根据英雄人物改编的《黄继光》《邱少云》等,都是我小时候的精神食粮。也是因为常看这些小人书的缘故,我从小就爱上了读书。所以,上学后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突出,作文也经常获奖。

后来,我考上大学,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了。爷爷用衣袖抹了一把眼泪,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递给我说:“去了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说:“不要!爸妈已经给过我生活费了。”可爷爷坚持说:“拿着!等以后爷爷不能靠篾匠手艺挣钱了,你再给爷爷钱。”我接过后眼泪夺眶而出……

多年后,我在大城市工作和安家,节假日带着儿子回到老家时,发现爷爷那双原本灵活的手已渐渐迟钝和僵硬,干细活时还颤抖个不停,但他仍想要给曾孙编织一辆小汽车。我的眼里泛起了泪花,握住爷爷的手说:“爷爷,别再做了!这孩子的玩具汽车可多了!”但爷爷还是用了很长时间,编制完成一辆小汽车。当他颤抖地将小汽车递给曾孙时,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了欣慰的笑容。再后来,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拿不起篾刀和竹条了,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我哭得泣不成声。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竹工艺品都是用机器制成,看似精巧和细致,却都不及爷爷手工制作得那般古朴厚重,无可替代。偶尔回想起爷爷那双粗糙而灵巧的手在纵横交错的篾条里穿梭时,我都会觉得这是人生最暖的回忆。

(题图 竹编作品 沈立锋提供)

本版邮箱:yzwbwszh@163.com

